

1
2012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SSCP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

1/2012

1954年2月创刊 双月刊 总第335期 2月25日出版

· 专题研究 ·

- “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 陈明 · 4 ·
- 吴起变法前后楚国封君领地构成的变化 郑威 · 24 ·
- 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 魏斌 · 36 ·
-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
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 吴滔 · 54 ·
- 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 林广志 · 71 ·
- 中国国民党党团述论（1924—1949） 徐秀丽 · 88 ·
-

“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

陈 明

摘 要：“三勒浆”是唐代从波斯传入的一种果品饮料，本出自印度，由“三果”（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配制而成。三勒浆成为唐代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饮品；宋代南方与之相关的诃子汤、余甘子汤则声名北被；元代许国祯更使三勒浆重现短暂的风光；明清以降，尽管三勒浆已几乎不再酿制，但相关知识在文献中代有传递，人们仍然试图保持对唐代风物的历史记忆。三果在古代印度的医疗与饮食中占据重要位置，且有相关的神话式描述相匹配。波斯、阿拉伯医学文献及《回回药方》多处记载了“三勒”的入药与入饮，说明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是比较流行的，这与“三勒”在中土的流传颇有差异，原因在于波斯、中国与印度之间文化的不同。作为文化的中转站，波斯不仅为印度这一饮食习俗的向外传播提供了二度契机，而且使这一习俗在中土“披上”了波斯风物的美妙“外衣”。因此，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体现的是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

关键词：三勒浆（三果浆） 印度—波斯—中国 外来饮食 文化交流

当今保健之风盛行，产品五花八门，尤爱以仿古作为独门偏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唐代来自波斯的名品“三勒浆”，也成了某药业集团的标牌产品。本文无意讨论今日之三勒浆具有何种功效，而是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梳理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三勒浆的来源与演变情况。物质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①和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②为典范之作。以三勒浆为例，探讨一种外来果浆的演变小史，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认知，为理解饮食习俗的传播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以及建构中古时期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奠定更为坚固的实证基础。

①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Field Museum Natural History, 1919.

②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一、唐代的“三勒浆”、“三勒汤”与“三果浆”

隋唐之际，文化交流频繁，日常饮食之法亦有多种传入中土。果酒中以葡萄酒为最，次则为三勒浆。中唐李肇的《唐国史补》是笔者所见最早记载三勒浆的文献：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宣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①

此段可谓唐中期的名酒谱，宋朝李昉等编著《太平广记》卷333、窦堇《酒谱》等亦引之。所谓“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是指三种外来的果子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合称三勒，经过加工，成为一种特殊的果品饮料，与酒类同，味道颇佳。酿制这种果酒的方法出自波斯。是否为波斯进贡中土之物，史无明载。

（一）唐代酿制三勒浆的方法

唐末（或五代初）韩鄂《四时纂要》完整记载了三勒浆酿制方法：

造三勒浆：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已上并和核用，各三大两。捣如麻豆大，不用细。以白蜜一斗、新汲水二斗，调熟，投干净五斗瓮中，即下三勒末，搅和匀。数重纸密封。三四日开，更搅。以干净帛拭去汗。候发定，即止。但密封。

此月一日合，满三十日即成，味至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须是八月合即成，非此月不佳矣。^②

此处所记载的方法可谓详尽，“味至甘美，饮之醉人”与上文“三勒浆类酒”正相吻合。元代吴懔《种艺必用》引用了《四时纂要》的内容。明代高濂《遵生八笺》（1591年刊）云：

《纂要》曰：“是月宜合三勒浆，过此月则不佳矣。用诃梨勒、批（毗）梨勒、庵摩勒三味，和核捣如麻豆大，用三两，次用蜜一斗，以新汲水二斗，调匀倾瓮中，即下三勒，熟搅，密封三四日后开，又搅之，以干净布拭去汗，候发定，密封共三十日方成。味甚美，饮之消食下气。”^③

清代李光地编《御定月令辑要》卷16“三勒浆”条为转引《遵生八笺》中的内容。^④比较可见，从《四时纂要》到《遵生八笺》再到《御定月令辑要》，有关三勒浆的“合法”虽无大的改动，但是叙述文字有较大变化，而且酿造的具体月份也从八月改到九月。这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差，而是表明《遵生八笺》中的内容是辗转抄录的，已非《四时纂要》的原文。因此，“合法”虽然保存下来，但三勒浆到明清时期未必还有实际酿造，仅成历史记忆而已。

①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酒名著者”，曹中孚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② 韩鄂撰，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秋令卷之四·八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③ 高濂著，赵立勋等校注：《遵生八笺校注》卷5“九月事宜”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④ 李光地编：《御定月令辑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9册，第482页。

(二) 唐代宴会所用的“三勒汤”

既然三勒浆名列唐代“酒名著者”之列，说明它已成京城佳酿，自然会出现在日常宴会中。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并序》诗中，提及一种三勒汤：“为穆先陈醴（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三勒汤代酒也），招刘共藉糟（刘梦得也）。”^①白居易与李肇均生活在中唐时期，三勒汤应即三勒浆，二名可并称。十斋日是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日子，指每月持斋素食并禁止屠宰的十天。十斋日的信仰在初唐已有，且进入唐代国家法令之中，^②白居易时代的十斋日信仰已成常态。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记载，“长庆初，俱为中书舍人日，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同受八戒，各持十斋，繇是香火因缘，渐相亲近”。^③由此观之，“每十斋日在会”不仅是同僚之间的聚会，而且是有共同佛教信仰的官员们之间的“亲近”活动，是品饮清淡的雅聚。唐代宴会是社会成员交际的重要场所，裴令公（即裴度）的家“会”往来者必是士大夫之流。裴令公的家境当非一般人可及，才用“三勒汤代酒”招待客人。此事一则可印证“三勒浆类酒”之说；二则说明裴令公家用此浆招待客人，身价不凡，在普通的场合很少见到，因此，白居易才会在诗中特别加了注释。

唐代士大夫有机会饮用三勒浆，但饮用三勒浆是否已成社会时髦风气，尚难断定，因为三勒浆的三种主要原料均依赖从域外输入，其产量规模受制于外贸原料的数量。因此，三勒浆在中唐时期应该是贵重的名品佳酿，更是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可能仅在宫廷或少数达官贵人之间流行，尚未普及到社会中下层。

晚唐的太学生也曾品尝到三勒浆。明《山堂肆考》“三浆”条云：“唐宴进士有三勒浆，谓诃梨勒、庵摩勒、乌榄勒也。又御食有六膳、三浆。唐诗：‘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帝壶。’”^④所引唐诗乃初唐诗人沈佺期的《嵩山石淙侍宴应制》。“玉女三浆”应是指天宫神女捧出的仙酿，未必实指三勒浆。清陈元龙辑《格致镜原》引杨慎《升斋外集》云：“唐代宗以三勒浆赐太学诸生，其光色灼灼，如蒲桃桂醕，味则温馨甘滑。”^⑤《升斋外集》与《山堂肆考》刊行年代相近，但其中的三勒浆说法不是来自《山堂肆考》，而是来自元代王恽的《三勒浆歌》（详下）。唐代的进士宴有曲江宴、樱桃宴、烧尾宴等多种，太学诸生虽不大有进士宴集的风光，但在皇帝视察时能偶尔品尝到御赐的佳酿美食，一饱口福。唐代宗将宫中所享用的三勒浆，赐给太学诸生，正说明三勒浆是社会顶层的专属特供。

清代沈自南辑《艺林汇考》引用了一首《三勒浆》诗，即“《湘烟录》：郑畋《三勒浆》诗：卉醴随花物外香，清浓标格胜椒浆”。^⑥郑畋是唐代会昌年间的进士，后官至宰相，如果他写有三勒浆的诗，倒是与他的时代和身份地位相吻合。然而，郑畋此诗原名《禁直和人饮酒》，诗中并未提及三勒浆。不过，在“禁直”所饮之酒，也应是皇家之物，断非凡品。明代闵元京的

① 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册，第2319—2320页。

② 参见王溥：《唐会要》卷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855—857页。

③ 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6册，第3714页。

④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235，《四库类书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册，第654页。

⑤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22，《四库类书丛刊》本，第1031册，第318页。

⑥ 沈自南：《艺林汇考》（外四种）“饮食篇”卷5，《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湘烟录》根据前两句诗的内容，自行将该诗与三勒浆联系起来，更改原诗题目虽属不妥，倒也有几分道理。

(三) 唐代医书中的“三果浆”

唐初苏敬等修《新修本草》“毗梨勒”条云：“味苦，寒，无毒。功用与庵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爰等州。戎人谓之三果。”^①“戎人谓之三果”应该是指毗梨勒、庵摩勒、诃梨勒一起的合称，而不是毗梨勒的单称。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在汉译佛经中，亦多被合称为“三果”。唐代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9《除病品》云：“又三果三辛，诸药中易得；沙糖蜜酥乳，此能疗众病。”^②虽然现存梵本《金光明经》(*Suvarṇa-prabhāsa-sūtra*)中无此句的对应，^③不过，在《孔雀王咒经》系列中，有“三果”一词的对译，如表1：

表1 “三果”词语对译表

梵本	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		义净译《大孔雀咒王经》		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备注
	音译	梁言	音译	意译		
Triphālī	底梨颇里	三果	室里发里	三果	底哩(二合)颇哩	tri-phalā

在与汉译《孔雀王咒经》诸本相对应的《梵文孔雀明王经》(*Ārya-Mahā-Māyūrī Vidyā-Rājñī*)中，^④可以找到对应“三果”的词语为 triphālī，该词无疑来自 tri-phalā，tri 是数词 3，phalā 意为果、果实，僧伽婆罗和义净将 triphālī 准确意译为“三果”。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卷2列出了佛教药物体系的分类，其中亦有三果。^⑤从汉译佛经来看，三果之名远早于义净，至少在六朝的汉译律典《毗尼母经》中就出现了治病所需的“三果：呵梨勒、毗醯勒、阿摩勒”之名。^⑥三果之名在汉译佛经中有多种不同的音写形式。

唐代利言的《梵语杂名》列出了三果的梵汉对音，即“诃梨勒：贺唎怛系。毗醯勒：尾吠怛迦。庵摩勒：阿摩攞迦。”三者分别是梵语 haritakī、vibhitaka、āmalaka 的音译。^⑦《唐梵两语双对集》在抄录《梵语杂名》的这三个词语之后，添加了“此等名三等”的注释，^⑧而“三等”说法不见他书，或为“三果”之误。

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麋角丸方”，使用的药物主要有麋角、槟榔、通草、人参等，“其服饵之法：空腹取三果浆以下之，如无三果浆，酒下亦得。初服三十丸，日加一丸，至五十丸为度。日二服，初服一百日”。^⑨后世不明三果浆的内涵，明代《普济方》卷223引此方时，

① 苏敬等撰：《新修本草》(辑复本第2版)，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② T16, p.448b, 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第448页中。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年。以下凡引《大正新修大藏经》均用简注。

③ S. Bagchi, ed., *Suvarṇa-Prabhāsa-Sūtr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1967, pp.95-96.

④ 田久保周誉校订：《梵文孔雀明王经》(*Ārya-Mahā-Māyūrī Vidyā-Rājñī*)，东京：山喜房叻书林，1972年，第27页。

⑤ T24, p.637c.

⑥ T24, p.817a.

⑦ T54, p.1238a.

⑧ T54, p.1243a.

⑨ 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注：《备急千金要方校释》卷19“肾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693页。

改为“空腹取果浆以下之，如无鲜果浆，酒下亦得”。从“三果浆”到“果浆”、“鲜果浆”，并非一般的文字传讹，而是有意的改动。对于三果浆与三勒浆的关系，清中叶徐文靖有所论述：“意三勒以三果而得名。或曰：合庵摩勒、诃梨勒为之，故曰三勒。”^①徐文靖独具只眼，惜未解释出两者得名的根源所在。

谢弗指出：“三种印度古代的诃子都统称为 triphalā，梵文的意思是‘三果’。汉文也将它们称作‘三果’或‘三勒’，‘勒’是吐火罗方言中这三种水果各自名称的最后一个音节。吐火罗语是中亚的一种重要的印欧语系语言，而‘三勒’各自的汉文名称似乎也是来源于吐火罗语。”^②吐火罗语至少有三种方言，即A方言焉耆语、B方言龟兹语、C方言跋禄迦语，三者有一定的区别。^③谢弗没有说明三勒与吐火罗语的哪一种方言有关，他根据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的拟音，认为诃梨勒、毗醯勒、庵摩勒对应的吐火罗语词分别为* arirāk、* virirāk、* amalāk。^④今查 Douglas Q. Adams 编辑的《吐火罗语 B 方言词典》中有 amalāk (ā) 条，指一种药物，学名 *Emblca officinalis* Gaertn [aka *Phyllanthus embilca* Linn.]，源自混合梵语 āmalaka。arirāk 条，指一种药物，学名 *Terminalia chebula* Retz.，源自混合梵语 haritaki。该词典未收与 virirāk 相关的词。该词典有三勒的合称词，即 tṛphāl, trāphāl, (< skt. triphalā)，意为三果。^⑤Gerd Carling 等人合编的《吐火罗语 A 方言的字典与辞典》第 1 册中未见与* arirāk、* amalāk 相关的词语。^⑥可见，三勒与吐火罗语 B 方言（龟兹语）有关，“勒”对应的音节可能是 rāk、lāk、phāl，并不一致。而波斯语中，诃梨勒、毗醯勒、庵摩勒的对应词分别为 halila、balila、amola，有相同的结尾音节 la，也就是说，汉语中的三勒并不一定是直接来自吐火罗语 B 方言，而可能来自受吐火罗语影响的波斯语词，与波斯文化有密切关系。三果的得名显然来自印度文化，是根据三者的汉语意译合称词（对应梵语合称词 tri-phalā，三果）而来。不论是三勒还是三果，其源头都是梵语词，因此，只有明晰三勒（意译+音译）、三果（意译）这些词的源头，才能正确理解其内在涵义。

（四）“陀得花”与“三勒浆”

唐代以降，外来药物多收录于本草文献之中。从《新修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郑虔《胡本草》、李珣《海药本草》，到宋代《开宝本草》、《本草图经》，乃至唐慎微集大成的《证类本草》，对域外药物代有收录，未曾忽略。《证类本草》云：“陀得花：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国，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今附。”^⑦“今附”表明陀得花此条目的内容来自《开宝本草》，后世对它的描述完全抄自《开宝本草》。明代《普济方》卷 462 亦云：“陀得花，胡人呼为三勒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 21、清代《御定佩文斋广群芳

① 徐文靖：《管城硕记》卷 25，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467 页。

② 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第 9 章“食物”，吴玉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97 页。

③ 参见《季羨林全集》第 12 卷《吐火罗文研究》，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 192—193 页。

④ 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第 376 页，注释 57。

⑤ Douglas Q. Adams,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Amsterdam-Atlanta, GA: Rodopi, 1999, pp.18, 22, 314.

⑥ Gerd Carling,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Werner Winter,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 vol. 1: A-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⑦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卷 9“陀得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第 240 页。

谱》卷99对陀得花也没有任何新增的文字。明代两部插图本草著作——弘治十六年（1503）刘文泰等编《本草品汇精要》和万历十九年（1591）成书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中，文字全同《证类本草》的引文，只是后者添加了一幅彩色插图。该图并不是域外实物的真实再现，而是描绘了两位胡人的采花情景，图中还有一只酒坛，显然是绘图者的望文生画。这几部明代文献的引文正说明陀得花实际上在当时仅存一个名目，已无实际的应用。

明朝顾起元撰《说略》卷25“食宪”云：“番僧来陀花造酒，名曰三勒浆，一名打辣酥。”此处的“来陀花”应即陀得花，而所谓“一名打辣酥”，显然有误。因为打辣酥（或打刺酥、大辣酥、答刺苏、打刺孙）乃是蒙古语 *darasu*、*darasun*（酒、黄酒）的音译。^① 顾起元将各种来源不同的词语混淆在一起，未加分辨。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云：“花药者：谓婆舍迦花、纒婆花、陀得鸡花、龙花、莲花。”^② 梵本《药事》中所对应的是：*Puṣpa-bhaiṣajya: vāśika-puṣpa, nimba-dhātukī- saṭi- padmakeśara*。^③ 对勘可知，“陀得鸡花”就是 *dhātukī-puṣpa* 的翻译，*puṣpa* 正是花的意思。陀得花就是陀得鸡花，陀得应是梵语 *dhātukī-* (>*dhātakī-*) 的音译（省略了最后的一个音节 *kī-*）。印度7世纪中叶名医日藏（*Ravigupta*）的《医理精华》（*Siddhasāra*）有一组药方（*Si. 7. 20. 1-5*），使用了陀得鸡花。^④ 这组药方主治出血症，与《开宝本草》所述陀得花的“主一切风血”功效正相吻合。所谓“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指在酿造三勒浆的时候加入了陀得花，作为三果的辅助成分。这一制法无疑直接来自西国的胡人。

二、唐宋时期的三果作饮与诃子汤

（一）诃梨勒“可作饮”

笔者所见最早记载三果之一可以作为浆饮的是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其卷中云：“诃梨勒，树似木椀，花白，子形如橄榄。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饮，变白髭发令黑。出九真。”^⑤ 六路（或陆路）是指诃梨勒的棱数，即果皮表面有纵向六条棱线。李珣《海药本草》指出：“方家使陆路诃梨勒，即六棱是也。”^⑥ 萧炳《四声本草》曰：诃梨勒“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⑦ 敦煌文书 P. 3644《类书习字》中亦有“陆路诃梨勒”，即指有六棱的诃梨勒是质量最佳的。至少到初唐之前，诃梨勒被称作诃子，或谓是避后赵时石勒名而改。^⑧ 因避石勒讳而改名的外来品种不止诃梨勒，还有罗勒、胡荽之类，不一而足。

①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4—237页。

② T24, p. 1b.

③ Sitansusekhar Bagchi, ed., *Mūlasarvāstivādinayavastu*, vol. 1,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1967, p. 2.

④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91页。

⑤ 嵇含：《南方草木状》，王根林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⑥ 李珣：《海药本草》，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⑦ 《四声本草》已佚，部分佚文见《证类本草》所引“臣禹锡等谨按萧炳”诸条目。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4，第342页。

⑧ 高承：《事物纪原》卷10，金圆、许沛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3页。

诃梨勒主治消痰下气，唐代用为饮品。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诃梨勒叶》云：“一叶生西徼，賚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①唐代官员相互赠送药物的情况不在少数，唐诗中多有吟咏。^②这首诗描述了诃梨勒的来历与神奇的功效，是商胡主要的自夸药物之一。^③范家伟认为，“茗饮暂调气”指的应该是将诃梨勒叶作为茶饮，诃子汤即其例证。^④

不仅诃梨勒叶可以作为茶饮，而且诃梨勒果可以与别的药物混合煎煮作为药饮。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方》卷7引《近效》“烧盐通一切气尤疗风方”，主要用盐入药，“如煮诃梨勒、槟榔及茶汤，用此盐，疗一切病。韦特进用之极效验”。《近效》即《近效方》，^⑤收录了不少与宦宦之家有关的外来药方或者是使用了外来药物的药方，比如“礼部萧郎中处得，云自服大效”的诃梨勒丸。“烧盐通一切气尤疗风方”是韦特进所用过的经验方。韦特进（韦巨源）虽非贤臣，然为高官兼美食家，其家有诃梨勒，用来煮汤加盐疗病，不足为奇。孟诜《食医心镜》亦载用茶与青色诃梨末加水共煎作饮，下气消食。

中医方书中，诃梨勒与其他药物合配药汤，主要用于治疗赤白痢、冷泻不止、咳嗽、失音不语等症候。唐刘禹锡《传信方》（818年成书）记载过一个令狐将军所传的“诃梨勒治赤白下”药方，“用诃梨勒三枚上好者，两枚炮取皮，一枚生取皮，同末之，以沸浆水一两合服之”。^⑥此位令狐将军很可能是与刘禹锡交往密切的令狐相公（令狐楚）。此外，宋代方书中或用诃梨勒皮、煨去核的诃子或者半生半煨的诃子煎汤，作为药汤，分别主治伤冷泻不止、利高去涎、思食咳嗽、失音不语等症。除诃子汤外，诃子油亦可用于饮食，如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中的“官桂渴忒饼儿”。

（二）唐宋时期广州法性寺的诃子汤

唐代最有特色的诃梨勒作饮，应该是广州法性寺（光孝寺）的诃子汤。该寺内有印度传来的菩提树、禅宗六祖慧能的戒坛等佛教名物。^⑦《图经本草》的“诃梨勒”条征引了唐元和进士孟瑄《岭南异物志》的文字：

《岭南异物志》云：广州法性寺佛殿前有四、五十株，子极小，而味不濡，皆是六路。每岁州贡，只以此寺者。寺有古井，木根醮水，水味不咸。每子熟时，有佳客至，则院僧煎汤以延之。其法用新摘诃子五枚，甘草一寸，破之，汲井水同煎，色若新茶。今其寺谓乾明古寺，尚在旧木，犹有六七株。南海风俗，向贵此汤，然煎之不必尽如旧时之法也。^⑧作为法性寺的名产，诃子既是每岁州贡之物，而且因为诃子汤色若新茶，所以也被法性寺院僧作为迎客之佳品，受到当地人的追捧。煎诃子汤延佳客，正是唐宋时期佛寺“客至则啜茶，去

① 《全唐诗》卷20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册，第2142页。

② 参见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8—297页。

③ 参见陈明：《“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参见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295页。

⑤ 高文铸考证“此书约在公元705至713年间成书”，参见高文铸：《〈外台秘要方〉引用书目文献考略》，王焘著，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附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993页。

⑥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附录2《传信方》，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431页。

⑦ 有关光孝寺的诃梨勒和菩提树，参见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香港：中国学社，1960年，第147—161页。

⑧ 苏颂：《图经本草辑复本》，胡乃长、王致谱辑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372页。

则啜汤”风俗的反映，能煎汤的院僧应是专门的汤头或茶头之类的僧人。^①寺院与一地饮食风尚形成实有一定的关系。此风俗还记载于北宋钱易《南部新书》中：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酪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②

此处所记诃子汤的制法、用途，与《岭南异物志》基本相同，但有所增补，特别是强调了该汤的功效，诸汤难比。能够有幸品尝此汤的也不是一般的俗客。《宋史·张鉴传》记载他于宋真宗咸平初年（998）出知广州，有一位同僚担任通判，名为李夷庚，^③应该就是《南部新书》中的这位李夷庚。李夷庚任职南海（广州），属于“亦非俗客”之流，自然有机会从法性寺院僧处习得此汤煎法。李夷庚从广州来到京城开封，他本是官员，“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一方面说明此汤确实是佳品，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是在繁华的开封城，有《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的名目繁多的熟水或饮子（皆香药配制的药汤），^④却没有这样好的诃子汤。这也是宋代南北地域饮食文化差异的一个小例子。法性寺的诃子汤煎法流传于世俗之中，既是僧俗两道之间的互动，也是唐宋养生风气影响下的结果。随着时光的流逝，光孝寺的诃梨勒树虽仍有种植，而汤已不再。正如清末张之洞《忆岭南草木·虞苑诃子树》诗中云：“兵火残美荫，艰难存一株；棱棱缀秋实，苦涩不可咀。”^⑤

（三）毗梨勒“作浆甚热”

除与诃梨勒、庵摩勒合用之外，毗梨勒也可以单用。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53云：“鞞醯勒：上婢迷反；下馨奚反；果名也。或云毗梨勒，即诃梨勒之类，皆从外国来。”^⑥《证类本草》“毗梨勒”条引“唐本注云：树似胡桃，子形亦似胡桃。核似诃梨勒，而圆短无棱，用亦同法。唐本先附”。又“臣禹锡等谨按《药性论》云：毗梨勒，使。能温暖肠腹，兼去一切冷气。蕃中人以此作浆，甚热，能染须发变黑色”。^⑦所谓“蕃中人”就是胡人。毗梨勒“作浆，甚热”，与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三果浆合起来考虑的话，可以认为，毗梨勒浆应该是可以饮用的，不过，它不一定是指酒精类的饮料。因为在中古时期，在养生思想的支配下，以相同的主要原料配制的、作为饮品的浆和作为药用的浆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四）余甘煎与余甘子“合汤”

庵摩勒，有多种音译，如阿摩勒、庵摩洛迦果等。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

① 参见刘淑芬：《唐、宋世俗社会生活中的茶与汤药》、《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收入氏著：《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1—397页。

② 钱易：《南部新书》卷7，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7—108页。该书中作“味如绿乳”，今依《四库》本，作“味如酪乳”。

③ 《宋史》卷277《张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417页。

④ 有关宋代的香药与熟水，参见郑金生：《药林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5年，第146—154页。

⑤ 《张之洞全集》卷29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10536页。

⑥ T54, p. 659a.

⑦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3，第331页。

17云：“阿摩勒者，此是余甘子也。广州土地有，其形如蕤子大。”^①对比巴利文《一切善见律》(Samantapāsādikā)，可知此句是译注，并非原文。义净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1中有两个译注：“余甘子，出广州，堪沐发，西方名庵摩洛迦果也。”“梵云庵摩洛迦，此云余甘子，广州大有，与上庵没罗全别，为声相滥，人皆惑之，故为注出，是掌中观者。”^②庵摩洛迦与庵没罗(āmra，即芒果)是不同的两种果子。同卷中，义净对庵没罗果的注释为：“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难知，有四种差别不同。庵摩洛迦大如酸枣，唯堪为药。”^③庵摩洛迦果为何被称作余甘子呢？陈藏器《本草拾遗》就指出：“人食其子，先苦后甘，故曰余甘。”^④

安禄山在安史之乱前，一直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臣，所获皇家赏赐也多是珍品。据《酉阳杂俎》载，所赐品目有桑落酒、清酒、余甘煎、五术汤、金石凌汤等宫廷饮品，多属于养生之物。^⑤安禄山虽是胡人，但有可能接受了汉人的养生之道，服散长生。余甘煎还被赐给其他重臣。苑咸《谢赐药金盞等状》云：“右内给事袁思艺奉宣圣旨赐臣药金盞一匙，并参花蜜、余甘煎，及平晚合二，兼令中使辅朝俊亲授昨所赐金方法者。”^⑥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指出：“南方余甘子风味过于橄榄，多贩入北州方。实时零落藉地，如槐子、榆荚，土人干以合汤，意味极佳。”^⑦南方的土人用余甘子的干果合汤，在宋代的诗歌中颇有反映。王十朋《元章赠余甘子用前韵》诗中云：“端因坡句声名重，正类梅诗气韵长。回颊已输崖蜜味，返魂终共雪芽香。”前一句自注“东坡《橄榄》诗云：‘待得余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⑧该诗描述了南方生长的这一不凡之果，不仅香回齿颊，而且“与茶最相宜”，无疑是可以作为饮品的。秦观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贬至雷州，以当地的风物入诗，其《海康书事十首》有“粲粲庵摩勒，作汤美无有”之句。^⑨庵摩勒作汤即是雷州的风俗之一。余甘子汤亦入药用。《普济方》卷252记载“治服硫黄发动，以猪肉鸭羹及余甘子汤，并解之”。与诃子汤一样，受地域气候与风土的影响，庵摩勒汤也是南方的名饮，其声名北被，正是宋代南方文化影响日益增长的一个缩影。

三、元代的《三勒浆歌》与《回回药方》中的三勒方

(一) 元代的三勒浆

尽管宋代有诃子汤、余甘子(庵摩勒)汤，但是三勒浆之名却销声匿迹了。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扩展，来自阿拉伯、印度、南海的香药进口规模远超前代；^⑩另一方面，诃梨勒、庵摩勒和毗梨勒基本上已经有了本土的栽培。可见不是原料方面出现了困难，而是时代的风俗发生了变化。由于香药的普及，宋代熟水与饮子比比皆是，不仅品种上有了更

① T24, p.795a.

② T24, pp. 207b, 210b.

③ T24, p.209c.

④ 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836页。

⑤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⑥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630，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册，第3260页。

⑦ 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03页。

⑧ 《王十朋全集》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⑨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1—242页。

⑩ 香药贸易研究著作甚多，略举一例(林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6年)。

多的选择，而且其酿制可以随时随地，不需像三勒浆那样非八月不佳。因此，三勒浆逐渐光环褪尽，“不复闻于世”矣。

然而到了元代，消失了的三勒浆竟然又重现于世。元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6有一首《三勒浆歌》，记载了这一史实，其诗云：

三勒浆歌（有序）

唐代宗大历间幸太学，以三勒浆赐诸生，此后不复闻于世。今光禄许公复以庵摩、诃、毗梨三者酿而成浆，其光色晔晔，如蒲萄桂醕，味则温馨甘滑，浑涵妙理。及荐御，天颜喜甚，谓非余品可及，遂时供内府。不肖以沾沥之余，发为歌诗，于以见国朝德被四表，方物毕至之盛，诗公爱君之心，以汤液醪醴跻圣寿于无疆之休也。

金天一气何奇特，异品珍材表馨德。翠笼万里入贡来，赤佛堂西汉家邑。异哉三勒见《图经》，只解有灵能愈疾。岂知用外藏妙理，琼醴蔗浆非所敌。谁传酿法自太古，满瓮春云元化湿。就中至味真玄酒，豁达灵根三益友。许公得法神所传，一酝天成汉重酎。仪狄拊掌者伯惊，五百年未之有。芹香背炙固区区，推以爱君忠且厚。彤芝盖影拥红云，汤网初收在灵囿。月华冷落露盘冰，三咽芳温挹天斗。金壶激滟久，承案不能餐，我辈何功食天禄？^①

此诗颇尽夸赞之能事，简直把三勒浆当做可媲美月宫的桂花佳酿。重新推出三勒浆的是出身医学世家的许国祯，他“尤精医术”，“以医征至瀚海，留掌医药”，治愈过庄圣太后等人的疾病。他还主持编撰过《御药院方》，流传后世。元世祖只称呼他为“许光禄”。^②许国祯为何能依古法而合出此“五百年未之有”的三勒浆呢？除他博通经史和医学之外，还得益于他参与编辑过《大元本草》，对西域药物颇为熟悉。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世祖命色埒默（萨里蛮）、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③许国祯举荐了能辨认西域异药的韩麟、^④罗天益、窦行冲等人。^⑤而元世祖要修本草，一则是因为元代西域与中原的联系频密，药物往来极多，^⑥二则是原有的本草书籍有阙漏，不够完备。^⑦至于此事的实际结果，学界尚有不同的意见。^⑧

有元一代，宫廷对伊斯兰世界的饮食很感兴趣，忽思慧《饮膳正要》中收录了汤饮多种。朱丹溪《局方发挥》指出：“谓之舍利别者，皆取时果之液煎熬为汤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⑨舍利别（舍里别、舍儿别、沙里别、吵哩别、舍刺卜）是波斯语、阿

①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本），第3册，第27—28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文字略有出入，如末句为“我辈何功饮天旨？”

② 《元史》卷168《许国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62—3965页。

③ 《元史》卷13《世祖本纪》，第271页。

④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2《资善大夫太医院使韩公行状》，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2—374页。

⑤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9《元故尚医窦君墓碣铭》，第309—311页。

⑥ 许有壬：《大元本草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18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8册，第100—102页。

⑦ 姚燧：《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327，第9册，第770—771页。

⑧ 陈高华：《忽必烈修本草》，《元史及北方民族研究集刊》第10期（《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86年，第35—36页；高伟：《〈大元本草〉与承天仁惠局药方》，《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薄树人：《关于〈大元本草〉的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期；彭少辉：《元代官修〈大元本草〉确有其事》，《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3期。

⑨ 王筠默：《谈中药古老剂型之一的“糖浆”或“舍利别”》，《上海中医药杂志》1956年第11月号，第

拉伯语 Sherbet (Sharāb) 的音译; 或称渴水。虽然元大都的各种汤饮、舍利别、^① 马奶酒、葡萄酒和阿刺吉 (波斯语 araq) 等饮食品种丰富多彩,^② 诚如许有壬所言: “京城食物之丰, 北腊西酿, 东腥西鲜, 凡绝域异味, 求无不获。”^③ 但是, 三勒浆却不复往日的风光。只是在伊斯兰饮食之风的影响下, 基于修订本草的因缘际会, 由精通医术与传统典籍的许国祯将其复原, 不时贡献给宫廷内府。三勒浆在元代的复活与“罕见”, 实际表明了当时蒙元宫廷中并不以三勒浆作为主流饮品, 因此, 在其他记载伊斯兰饮食的元代汉文典籍中, 才会没有三勒浆的影子, 而许国祯的三勒浆只是该果浆在中土流传史上的回光返照罢了。

(二) 宋元时期的波斯、阿拉伯饮品与《回回药方》所见“沙刺必方”等汤药

波斯是美酒飘香之地, 阿拉伯世界水果丰盛, 以各种香药配制的饮品和酒类繁多, 五代末始传入中土的以蔷薇水 (蔷薇露、大食水) 最有名。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描述了大食诸国的物产和饮品, 其中麻离拔国“以蒲桃为酒, 以糖煮香药为思酥酒, 以蜜和香药作眉思打华酒, 暖补有益”。^④ 元代刘郁《西使记》记载报达国 (布达国, Bagdad) 国王“以橙浆和糖为饮”。^⑤ 蔷薇露既有香衣者, 也可饮用。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寿皇时, 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 赐大臣酒, 谓之流香酒。”^⑥ 波斯、阿拉伯人喜好饮酒, 当时多酿制低度酒。昂苏尔·玛阿里《卡布斯教诲录》就认为饮酒过量, 酒便成了毒药, 规劝人们饮酒适量。^⑦

伊斯兰大医学家阿维森纳《医典》卷5第3册就有“水果饮料” (Sifat Sharābi al-Fakihati) 方, 即:

水果饮料, 健胃、强腹脏, 止呕吐, 化黄胆汁, 能治愈孕妇们的呕吐。其配伍为: 取木瓜 (榘特) 水、苹果、梨、酸甜的石榴、盐肤子各等分, 再用文火煎熟, 直至混合为一, 若想使它成为甜的, 则可随意掺和进去白糖 (蔗糖), 便可服用。^⑧

明初的《回回药方》第36卷中的“众香汤煎门”下列“汤药类”, 有五条方子, 即“西刊古宾尼撒答方”、“西刊古宾卜祖黎方”、“诸刺必撒答方”、“沙刺必谷里方”、“砂糖梅桂花煎”。根据宋岷的研究, “西刊古宾卜祖黎方”即“诸药草籽的醋蜜剂”、“西刊古宾尼撒答方”即“治忧郁症的醋蜜剂”、“诸刺必撒答方”即“肉桂膏”、“沙刺必谷里方”即“金和欢药露”。^⑨ 既然是属于“众香汤煎门”, 那么“诸刺必撒答方”应是“肉桂浆”, 而不是肉桂膏。《回回药方》还

33—34页。三木荣:《朱震亨と西洋医学》,《今日の医学》5(2),1960年,第41—44页。

① 参见前嶋信次:《舍利别考》,《東西物産の交流——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都:誠文堂新光社,1982年,第9—40页;陈高华:《舍利别与舍利别赤的再探讨》,《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97—310页。

② 参见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陈高华文集》,第311—337页;《元大都的酒与社会生活探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③ 许有壬:《如舟亭燕(宴)饮诗后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186,第38册,第102页。

④ 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3《外国传下》,第99页。

⑤ 刘郁:《西使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38,第5册,第68页。

⑥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7,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页。

⑦ 昂苏尔·玛阿里:《卡布斯教诲录》第11章《论饮酒的规矩》,张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54页。

⑧ 译文引自宋岷考释:《回回药方考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页。

⑨ 宋岷考释:《回回药方考释》(上),第127页。

明确记载“温速黎造的西刊古宾：即葡萄醋加回回葱同蜜酿造的煎”。^①此外，《回回药方》残卷中的药饮方和水果饮料名甚多，至少有煎药饮子、紫花儿煎、祖法煎药、祖法汤、黑哈亦土台思水（婆罗门人参的汁水）、马兀兀速里煎药饮子等十数种。《回回药方》中最典型的饮料应该是舍儿别。舍儿别（《回回药方》中译作“沙刺必”、“舍刺必”、“撒刺必”）的方剂有：沙刺必方、沙刺必不纳福沙（紫花药露）、沙刺必纳亦纳亦（绿薄荷露酒）、沙刺必庵罗的（蔷薇露酒）、沙刺必哈里刺（诃梨勒露酒）、舍刺必方、舍刺必木失其（麝香汤方）、舍刺必安古黎（无花果露酒）、“舍刺必安只而，即是无花果汤”、“舍刺必哈八速里哈的（铁渣汤）”、“舍刺必笋卜黎（甘松汤方）”、“舍刺必葛咱而（胡萝卜饮料）”以及“亦拏卜撒刺必水：即是狗葡萄水”。

（三）《回回药方》中的诃子和诃子汤

《回回药方》中有多种诃子方，其中有双诃子（黑诃子、黄诃子）、番诃子、嫩诃子、熟诃子、阿米刺（阿迷刺、余甘子）、八里刺（毗梨勒，波斯语 Baleelaj）和平面诃子（毗梨勒）等，特别是可不里诃子（Halilah Kābuli）。这与 Efraim Lev 和 Zohar Amar 在《中古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实用本草》中的归纳基本一致。^②雅库特《地名辞典》（1224 年）记载，在印度西南海岸的故临，“尚有一些诃子，但喀布尔的诃子品种最为优良，因为喀布尔离海较远，那里产各种诃子。凡是风吹而落地的诃子，其树呈黄色，其果实性寒，其味带刺激性。诃子 [果] 一直长到成熟，由人们采摘下来，此乃喀布尔诃子，味甜而性热。留在树上过冬的果子颜色变黑，乃黑诃子，味苦性热”。^③伊本·贝塔尔的《药典》也叙述了诃梨勒的种类，即：“巴斯里（al-Baṣri）讲，诃梨勒有四种，即印度黄色的和印度黑色的，喀布尔黑色而硕大的，及质量不好、皮薄而被叫做‘中国的’。”^④10 世纪阿拉伯科学家比鲁尼（al-Bīrūnī）的本草著作《药理学》（*Al-Saydanah fi'l-tibb*）也记载了诃梨勒的好几个品种：

诃梨勒（Halilaj）：其罗马语是 haliqūn；叙利亚语是 haliqi。据说，其印地语为 hawsbad 和 harayn。Arrajānī 说：“（诃子的）一些品种是黄色的、少许黑色的、印度的（Hindī）和喀布尔的（Kabuli）。它由四个品种组成：黄色的是不熟的；黑色的是成熟的。”Abū Jurayh 说：“许多香料商把变黑了的黄色诃子当作黑色品种来卖，尽管这是不合适的。诃子（chebulic myrobalan）的成熟与它在树上时的成熟有关，同样是指它的果仁和颗粒。喀布尔的诃子厚实而大。还有一个品种被认为是中国的，它是干而细长的。有喙的那种是首选的。那些体大、饱满、坚实和粗厚的喀布尔品种是好的。它若浸泡在水中，应该是略带红色的。其次好的是那些较重、丰满的、既不起皱，也不缩小的黄色品种。它应该是略呈淡绿色的很黄的那种。”拉齐（Rāzī）说：“有一种黑色的，它泛绿、较重而新鲜。”Ibn Māsawaih 说：“有刺激气味的黄色品种是很黄的、微红、较重、丰满的、喀布尔的。当喀布尔（Kābul）被征服后，马蒙（Māmūn Al-Rashīd）在呼罗珊（Khurāsān）时，该国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臣服于哈里发。当邮政部门的官员去那里时，其国王给了（此代表）

① 《回回药方》（影印本），香港：香港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1996 年，第 49 页。

② Efraim Lev and Zohar Amar, *Practical Materia Medica of the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According to the Cairo Genizah*, Leiden/Boston: E.J.Brill, 2008, pp.83-86, 218-221.

③ 汉译文引自费琅编译、校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上册，第 247—248 页。

④ 转引自宋岷：《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年，第 19 页。

粗糙的诃子进贡给哈里发。”^①

比鲁尼首先介绍了诃梨勒在几种语言中的名称，然后引用了四位医家 Arrajāni、Abū Jurayh、拉齐和 Ibn Māsawaih 的说法。他比较关注的是此药物的分类及品种特性。

Cyril Elgood 在《先知的医学》中对诃梨勒 (Hallilaj, Myrobalan) 的注释为：“有三种诃子，即黄色的、诃梨勒和印度的。其它的品种作为其中之一的分类。诃子是冷、干的。当用作煎剂或者输入液时，黄河子提升胆汁的流动，诃梨勒提升痰（粘液）的流动，印度诃子提升脾液的流动。其种子和药糖剂以及黄种子能冷却嘴中的热气。诃子和蜜制成浆，增进精子和加速白发的出现。它对老年人有益，并能刺激性欲。传说，诃子树是智慧树之一。它主治七十种病。”^②

《回回药方》还有用三勒配制的浆汤和煎剂，主要有阿米刺乳、蜜煎阿米刺、黄河子汤、“马体卜里哈里刺方”（“马体卜黑哈里刺方”，即诃梨勒煎汤）、“沙刺必哈里刺”（诃梨勒露酒）、“煎药饮子”和使用了黄河子的“阿福体门汤方”（带干葡萄的菟丝子水）的“又一方”等七种。可见，其品类应用较广。

（四）《回回药方》中的“亦忒里肥”、“亦忒列法力”和“亦特里肥里”

《回回药方》中，三勒还有三个汉译名，即：“亦忒列法力”、“亦忒里肥”和“亦特里肥里”。宋岷正确指出这三个词乃是阿拉伯语 Iṭṭīfāl 的汉译，不过，他根据《医学与生物学词典》，将该词释为睡菜（学名为 *Menyanthes trifoliata* (L.)）。此解释有误。因为《回回药方》的“贴药方”中指出，“贴此药每朝可服用小忒里肥里，或服马哈你伯的儿。此膏三日一换为度。”在“小忒里肥里”后，有一个小注，即“小忒里肥里：即凡合成的药名”，^③因此，“忒里肥里”（Iṭṭīfāl）是指合成的药物，不可能是指睡菜这一种药物。实际上，该词与梵语词 tri-phalā 意义相同。Iṭṭīfāl 也转写作 iṭṭīfāl。诗人兼医学家 Abū al-Faraj ‘Alī ibn al-Ḥusayn ibn Hindū（汉名或译宾·法拉吉·阿里·本·侯赛因·本·忻都，?—1032）在其导论性著作《学医入门》的第10章中，列举了近60种复方药名，其中有 al-iṭṭīfāl，释义为：“al-iṭṭīfāl：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化的印度词语，来自 tarī bahl，其意思是三种成分的合成物，即 myrobalan (ihlilaj, 诃梨勒)、berelic myrobalan (balilaj, 毗梨勒) 和 emblic myrobalan (amlaj, 庵摩勒)。”^④或谓 iṭṭīfāl 来自印地语词 tara abhal，其异名为 ṭīrāfal、tarfal、ṭāranfal 等。^⑤

《回回药方》中还有几个以“亦忒里肥”命名的药方，比如：“又亦忒里肥方：黑诃子、黄河子、嫩诃子、金樱子、平面诃子，各等分，右一同捣罗为末，用酥油炼蜜调成膏子，每服一二钱，临卧而服。”^⑥这个“亦忒里肥方”就用了多种诃子，而与睡菜无关。此外，宋岷在《回回

① Hakim Mohammed Said, ed., *Al-Biruni's Book on Pharmacy and Materia Medica*, Karachi: Hamdard National Foundation, 1973, pp. 329-330.

② Cyril Elgood, "Tibb-ul-Nabbi or Medicine of the Prophet," *Osiris*, vol. 14, 1962, p. 117.

③ 《回回药方》（影印本）卷12，第125页。

④ Abū al-Faraj ‘Alī ibn al-Ḥusayn ibn Hindū, *The Key to Medicine and a Guide for Students*, trans. by Dr Aida Tibi, Garnet Publishing, 2010, p. 90.

⑤ Nawal Nasrallah, *Annals of the Caliphs' Kitchens: Ibn Sayyār al-Warrāq's Tenth-Century Baghdadadi Cookbook*, Leiden/Boston: E.J. Brill, 2007, p. 752.

⑥ 《回回药方》（影印本）卷30，第359页。

药方》的“小忒里肥里方”条下，译出了阿维森纳《医典》卷5第3册第352页收录的所谓“小的睡菜”（Iṭrifāl al-ṣaḡhir）处方，如下：

治胃萎缩和它的润、痔疮的诸风有效。使脸色好转。〔配伍〕取喀布尔诃子、毗梨勒及去核的庵摩勒（洋诃子）的汁液（Shir Amlaj Manzū‘at al-Nawā）各等分，用黄油捣碎，再同去了浮沫的蜂蜜调和在一起，放置在高悬的罐子里。需要时服用。①

很显然，这个所谓“小的睡菜”方，所用主要药物就是三勒——喀布尔诃子、毗梨勒、庵摩勒，与睡菜毫无关系。因此，此方与《回回药方》的“小忒里肥里方”，均应该称作“小三勒方”；宋岷所谓《医典》卷5的“大的睡菜方”（al-Iṭrifāl al-Kabir），则宜称“大三勒方”。

至此，《回回药方》中几个相关的药方名就比较清楚了。“亦忒列法力阿福体木尼方”就是“三勒菟丝子方”；“亦忒列法力沙他刺只方”就是“有血根草（延胡索）的三勒方”；“亦忒列法力可失尼只方”即“三勒芫荽方”；“又亦忒列法力马杭八的而方”就是“（名叫）圆月的三勒方剂”。《回回药方》中还有“亦忒里肥里膏子”（三勒舔剂）、“小亦忒里肥里膏子”（小三勒舔剂）、“大亦忒里肥里膏子”（大三勒舔剂）三个方剂。《回回药方》中涉及的这些大/小三勒方剂，都与阿维森纳《医典》等阿拉伯医学原著有关。

（五）中古波斯阿拉伯医籍中的三勒方

伊斯兰化以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医学文化一时为世界瞩目，各类医方书籍大量涌现。其中，三勒（Iṭrifil）合用或者使用其中一种的药方不在少数，略作如下梳理。

Ibn at-Tilmīd 是 11 世纪出生于巴格达的医家。他的《医方集》（*al-Aqrābādīn*）中就有“小三勒方”和“大三勒方”，这两个药方，内容分别如下：

小三勒（smaller iṭrifal）方，有益于主治胃的松弛和湿热、痔疮绞痛，它能强化思维，改善肤色。〔取〕无核的庵摩勒、黄河子、黑诃子、毗梨勒，以及余甘子各等分。〔药物〕捣烂、研磨，与甜的杏仁油混合，用纯净的蜂蜜捏揉，存放在一个容器里。一剂可以使用三 dirham 的总药量。

大三勒（larger iṭrifal）方，对那些有湿冷合度的人能提高其性能力。〔取〕无核的庵摩勒、黑诃子、毗梨勒、余甘子的“汁”、黑胡椒、长胡椒，每种三 dirham；姜、绿翼的兰花、肉豆蔻、印度花园水芹、欧洲防风根、红色和白色的桂竹香、岑树、野生的石榴籽（即 qilqil 的籽）、去皮的芝麻、白糖、淡色的罂粟，以及两种海熏衣草，每种一 dirham。（这些药物）捣烂、研磨后，放在一起，同与牛酥混合之后的纯净蜂蜜捏揉。此药储存在一个容器中，然后使用。②

同《回回药方》中的“小亦忒里肥方”相比，Ibn at-Tilmīd 的这两个药方表明，使用三勒的药方有不同的组成和功能。这些三勒类的药方还流传到了地中海地区以及犹太人所在的中东地区。Iṭrifal 在《中古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实用本草》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复合药物类的泻药，这与《广异记》所记唐代将军高仙芝带了一颗诃梨勒而下泻的故事正相吻合，应该是指三勒药方；二是指一种名为 Bitumen trefoil 的多年野生植物，叶子类似三叶草，开花较多。三勒药方应用于中古地中海东部地区，其原料主要依赖外贸，诃梨勒主要是从亚洲和非洲的原产地（印度、緬

① 宋岷考释：《回回药方考释》（上），第 207 页。所谓“它的润”其意不明，疑指湿热。

② Oliver Kahl, ed., *The Dispensatory of Ibn at-Tilmīd, Arabic Texts,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y and Glossaries*, Leiden/ Boston: E. J. Brill, 2007, p. 211.

甸、马达加斯加岛)进口的,喀布尔的诃子来自阿富汗。^①

Moses Maimonides 是 12 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和医学家,他的著作中使用了多种类型的诃子。他指出,喀布尔诃子、印度诃子和毗黎勒是“大三勒”(great atrifal/ itrifal)药方的组成成分。这些药物也可用于一种有泻药作用的果浆。^② Maimonides 的《论养生》(*Fi Tadbir al-Ṣiḥḥah*)中就有“大三勒”方:

此仆人已提及的这一药糖剂,就是“大三勒”方,仆人为了需要的人提前配制混合。它将改善三种消化力,对身体的各部份均能加强,特别是心脏和胃。它将延缓衰老,去痰,预防上述大脑的水汽,强化诸感官,消除其疲乏、壮阳以及增强精神。其配方是:取诸般诃子、诃梨勒、印度诃子以及毗梨勒,每种一盎司;余甘子两盎司;香椽皮、牛舌草、stoechos 花、姜黄和菝葜,每种一盎司;红玫瑰花瓣,一盎司;岑树的翼果、野生胡萝卜、芦笋籽、胡萝卜籽、芝麻菜(紫花南芥)籽、两种 behens,茵芹、乳香和拔尔撒摩(balsam)皮,每种半盎司;萆澄茄、小豆蔻、丁香、肉桂、一种姜科植物的根(galingale)、长胡椒、姜、甘松、一种多榔菊属植物(doronicum)和芦荟,每种八分之一盎司;pinion nuts,三盎司。这些干药将研磨成散和筛选,其籽和松果将精研细磨,而且诸诃子放在半磅的杏仁油或者阿月浑子油中,应该擦摩。所有的药物应该合在一起,并与三磅的糖浆药水和两磅的撇去了泡沫的蜂蜜混揉,放在一个大容器中。所取的配制药量是四打兰到半盎司,在冬天,该药剂要放在煮了茵芹的热水中。在温暖的季节,它应该当做干药糖剂服用。在非常炎热的时候,该药不能服用。不管什么时候服用,它都不能频繁服用,而且一周仅能一次。此仆人认为,有了这些通常能在 al-Afdal 的繁华王国的国库中发现的药浆和干药糖剂,上帝通过延长其国人的生命而保护之。^③

这剂大三勒药方也可作为药浆,与唐代的三勒浆应该是类似的。其源头应该是来自伊斯兰医学,而其药方名称的命名方式与印度生命吠陀典籍《八支心要方本集》中的大三果酥是一脉相承的。

四、古代印度的三果入浆与“苏毗罗浆”

(一) 古代印度的酒与浆 (pānaka)

印度是热带地区,多产水果,配制的酒与果浆亦有多种。其酒类主要分为三大类型:窣罗酒(surā)、迷丽耶酒(maireya)、末陀酒(葡萄酒, madhu);^④ 或谓谷酒、果酒、药草酒。《政事论》(*Artha śāstra*)将酒分成 6 种,即 medaka、prasanna、āsava、ariṣṭa、迷丽耶酒和葡萄酒。^⑤ 内科名著《遮罗迦本集》(*Caraka-saṃhitā*)中,“发酵的酒类”则包括窣罗酒、迷丽

① Efraim Lev and Zohar Amar, *Practical Materia Medica of the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According to the Cairo Genizah*, pp. 559, 362, 83.

② Efraim Lev and Zohar Amar, *Practical Materia Medica of the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According to the Cairo Genizah*, p. 220.

③ Ariel Bar-Sela, Hebbel E. Hoff and Elias Faris tr., “Moses Maimonides’ Two Treatises on the Regimen of Health: *Fi Tadbir al-Ṣiḥḥah* and *Maqālah fi Bayān Bā’d al-ʿArad wa-al-Jawāb anḥā*,”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54, no. 4 (1964), pp. 24-25.

④ 《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卷 1 (T26, p. 458a).

⑤ N. P. Unni, *The Artha śāstra of Kauṭalya*, Part 1 & 2 Adhikaraṇas, Delhi: New Bharatiya Book Corporation, 2006, pp. 322-323.

耶酒、甘蔗酒、葡萄酒、糖蜜酒、sauviraka（苏毗罗浆）等十数种。^①

古代印度不同种姓使用的饮品也不相同。婆罗门教的法典《摩奴法论》规定婆罗门不准饮酒。《大唐西域记》指出：“蒲萄、甘蔗，刹帝利饮也；曲蘖醇醪，吠奢等饮也。沙门、婆罗门，饮蒲萄、甘蔗浆，非酒醴之谓也。杂姓卑族，无所流别。”^②佛经中有许多酒的史料。《十诵律》卷17分为谷酒、木酒二种。《四分律》卷16指出酒者有木酒、粳米酒、余米酒、大麦酒四种。《摩诃僧祇律》卷20则按照制酒的过程，将酒分为“和、甜、成、动、酢、渍、黄、屑、淀、清”十种。佛教律典中对酒的分类，并不完全相同，反映了各个部派对酒的认知有所差别。

古代印度的果浆品种繁多。佛经中将果浆归属于时分药（非时药、夜分药、更药）一类，可以在中午之后饮用。佛经中的果浆主要有八种，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招者浆（coca-pāna）、毛者浆（moca-）、孤洛迦浆（kola-）、阿说他果（aśvattha-）、乌昙跋罗（udumbara-）、渴树罗浆（kharjūra-）、钵鲁酒（paruṣika-）、篋栗坠浆（mṛdvika-）；^③《十诵律》卷26等律文有译名不同的八种浆，^④《摩诃僧祇律》卷3则列出了14种浆名。^⑤古代印度的酒和浆有时不太容易区别，《鼻奈耶》卷9中对此也有规定，其浆不论色味，饮而醉者皆不得饮，饮而不醉者则得饮。^⑥敦煌P. 2100、S. 2050《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卷1也抄录了《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祇律》和《十诵律》中的果浆名目。除了上列的8种浆之外，其他果浆也可以饮用。僧一行《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7用“杂以香药，美而愈疾”八个字对印度浆饮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他指出印度的饮食“多依药术，有养性防身之功”。^⑦

（二）古代印度的三果入药与入酒

佛经中的三果并不属于非时浆系列，而是属于尽形寿药的果药类。对诃梨勒一药，佛经中特别强调其神奇的药效。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9《除病品》云：“诃梨勒一种，具有六味；能除一切病，无忌药中王。”^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云：“又诃梨勒若能每日嚼一颗咽汁，亦终身无病。”^⑨这一观念甚至影响到藏医名著《四部医典》（*rGyud-bzhi*），该书描述香茅山上的诃子林，“树根能治骨病，树干能治肌肉之病，树枝能治经络之病，树皮能治皮肤病，树叶能治腑器之病，花朵能治五官之病，果实能治脏器之病，顶端有五种诃子成熟，具备六味、八功、三消，良效十七种，可治万病”。^⑩

佛经对三果所在的五种果药（另加胡椒、荜拔）有比较宽松的规定，若病无病，可随意食。^⑪与三辛（胡椒、荜拔、干姜）一样，三果是印度的常用药，其药方甚多。《大佛顶广聚陀

① Caraka, *Caraka-Samhitā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riya Vrat Sharma, Varanasi: Chaukhambha Orientalia a House of Oriental and Antiquarian Books, 2003, pp. 209-210.

② 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5页。

③ T24, p. 1b.

④ T23, p. 193a.

⑤ T22, p. 244c.

⑥ T24, p. 892a.

⑦ T39, p. 659a.

⑧ T16, p. 448b-c.

⑨ 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0页。

⑩ 宇妥·元丹贡布等：《四部医典》，李永年译，谢佐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第3页。

⑪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8，T24, p. 491a.

罗尼经》卷2中用三果配制延年方。^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用三果来配制眼药。^②《遮罗迦本集》中不仅有三果长年方,^③还有三果煎、三果酥、三果散、三果油、三果酒、三果糖浆等多种三果方。《妙闻本集》(*Suśruta-saṃhitā*)中也有三果酥。《八支心要方本集》(*Aṣṭāṅga-hṛdaya-saṃhitā*)中则有三果长年方、三果酥和大三果酥(*Mahā Triphalādi ghṛta*)。

三果粉作为添加剂,可以酿酒。《政事论》指出,“迷丽耶酒是用植物 *Meṣaśringi* 的皮榨出的汁,与粗糖和胡椒、长胡椒粉或者三果的粉酿制而成。对各种酒来说,粗糖和三果的粉是经常添加的”。^④迷丽耶酒一般是用植物的根茎叶花果酿成的,不用曲蘖。酿酒时用的是三果粉,而不是用三者的鲜果来泡制。《遮罗迦本集》中的三果酒方也用三果粉:“三果、独活草、白花丹、长胡椒、*lauhabhasma*、白花酸藤子果(这些药)的粉末,每种160克,蜜320克、陈粗糖4公斤,将其混合,倒进一个装了酥油的容器,(密封),放在一堆麦粒中一个月。它能主治上述的疾病(指心脏病、贫血症、风病等)。这种酒(*ariṣṭa*)对痔疮和贫血症有益,也对那些由肿胀导致的病痛有益。此即三果酒。”^⑤

在密教文献中,三果浆可以作为仪轨所用之物。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云:“又法,以安悉香酥,和三果浆,烧念诵,一切人皆敬爱。”^⑥此外,三果汁还可以作为染料,用来给僧衣染色。

(三) 以三果为原料的“苏毗罗浆”

除上述三果入酒之外,佛经中也记载了使用三果的浆法。《摩诃僧祇律》卷29中,有一种苏毗罗浆:

作苏毗罗浆法者,取麩麦轻捣,却芒尘土,勿令头破。以水七遍净淘,置净器中。……以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胡椒、荜茇如是比尽寿药等置中,以净氈覆之,以绳鸡足系,以木盖上。……是名苏毗罗浆法。^⑦

此处交代了佛为舍利弗治疗风患而介绍苏毗罗浆的配制与服用方法。它应是北传佛教寺院中配制的一种药浆,以作为粮食的麩麦为主要原料,并添加三果以及胡椒、荜茇等药物。《善见律毗婆沙》卷11中还提及了另一种使用三果的药浆:

何谓为酥毗罗浆?答曰:先取阿摩罗、诃罗勒、鞞醯勒,谷者:七谷,取粳米为初作,余甘、蕉子、一切木果、一切笋、鱼肉、蜜、沙糖、石盐、三蒜,如此之物悉合和为一,或内缸或内小器皿,头盖泥,置三四年中待其熟,熟时色如蜜色,以此治病。……一切诸药无过此药,最为第一。^⑧

这一酥毗罗浆除三果外,还有其他多种成分,远远超过了《摩诃僧祇律》中的苏毗罗浆。它应该是5世纪或以前的南传佛教寺院所配制的常用药浆,而且其疗效甚好,在诸药中最为第一。

① T19, p.165a.

② T20, p.110b.

③ Caraka, *Caraka-Saṃhitā*(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vol.2, pp.24-25.

④ N.P.Unni, *The Arthaśāstra of Kauṭalya*, Part 1 & 2 Adhikaraṇas, pp.323-324.

⑤ Caraka, *Caraka-Saṃhitā*(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vol.2, p.193.

⑥ T21, p.328a.

⑦ T22, p.464b-c.

⑧ T24, p.754b-c.

苏毗罗、稣毗罗是梵语 *Sauviraka/Sauvira* (巴利语 *soviraka*) 的对译。此两种浆名称相同,均使用了三果,但在不同的地区配制方法不同,用于治风病、冷病等。^①《遮罗迦本集》将苏毗罗浆列入发酵的酒类。“苏毗罗浆 (*sauviraka*) 和 *tuṣodaka* 是开胃之物,助消化,减轻心脏的不适、[治疗] 贫血、肠虫病;有益于慢性腹泻和痔疮。”^② 生命吠陀医籍中,苏毗罗浆虽时有记载,但未明言是否加入了三果。无论是三果浆还是加入了三果的苏毗罗浆,均不是发酵或蒸馏的较高浓度的酒,亦“非酒醴之谓也”。在喝了也不会醉人的情况下,与葡萄和甘蔗浆一样,印度的沙门(含佛教徒)与婆罗门可以饮用。

五、余 论

丝绸之路是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管道。中古丝路最流行的饮品无疑是葡萄酒、葡萄浆等。玄奘法师赴西天取经的途中,在屈支国受国王款待,行葡萄浆。在突厥可汗的金华帐内,可汗迎接,“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③ 此外,丝路也有若干甜浆。于阗佛寺僧人就从俗家购买过甜浆:“出钱壹仟文,付孔家,充还先沽甜浆一瓮价。”^④ 就当时的饮食传播而言,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其中涉及外来饮品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天竺的甘蔗造酒。敦煌 P. 3303《印度甘蔗制糖及甘蔗育苗法》(或谓《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蔗制糖法》):“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蔗……其下来水,造酒也。”甘蔗酒是印度常见酒之一,类似的还有石蜜酒、石蜜浆、甘蔗浆等。季羨林先生早就指出:“关于用甘蔗酿酒的技术,印度大概很早就发展起来了”。^⑤

(2) 《鲍威尔写本》中的酒与浆。库车出土梵文《鲍威尔写本》第1个残卷(约抄写于6世纪)列举了病人可以服用的种种酒浆。“他也可以饮服葡萄酒、或者蒸馏的液体与等量的葡萄酒、或者经婆酒、或者甘蔗酒、或者浓烈的米酒 (*jagala*)、或者一种提神的汁液 (*agaja*)、或者迷丽耶酒、或者其它可能有的烈性液体。当他服用时要兑水,一次只能喝一种,以免混合。如果不习惯于喝这些东西,他也可以喝温开水或者(未去壳的稻米熬的)酸稀粥 (*kāncika*);或者他也可以喝(未去壳的豆子熬的)酸稀粥 (*tuṣodaka*) 或者未去壳的大麦所熬的酸稀粥 (*suviraja*, 苏毗罗浆的一种)、或者鲜乳清。”^⑥ 《鲍威尔写本》中还有几种药酒,如“一种配药酒的散”、“另一种配药酒的散”、“加蜜的药酒方”等。与此相近的蜜酒方 (*Madhvāsava*) 见于敦煌出土的日藏《医理精华》于阗语译本(9世纪中译自藏文本,源头为梵文本)第11章(Si. 11.17)。敦煌出土的粟特语医书残片 *Pelliot Sogdien 19* 中,也有用苜蓿等药物混合蜂蜜酒饮服。

(3) 三果入药作浆。除《鲍威尔写本》外,于阗语本《医理精华》和梵语于阗语双语本《耆婆书》(*Jivaka-pustaka*) 中有多个使用了三果的药方。连敦煌出土的梵语粟特语双语医书残

① 《十诵律》卷56:“苏毗罗浆法者,佛听饮苏毗罗浆,为冷病比丘故。”(T23, p. 417a)

② Caraka, *Caraka-Saṃhitā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p. 210.

③ 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页。

④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

⑤ 《季羨林全集》第19卷《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糖史》(二),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511页。

⑥ 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片 Mz639 中,也用了三果(粟特语 *tṛphāl*,梵语 *phalatraya*)来治疗眼疾。^①这些医方中,《鲍威尔写本》有用三果药配成止咳糖浆的两个方子(Bo. 2. 476+477; Bo. 2. 590—592);还有“石墨根散”一方中,使用了诃梨勒,并“可以加入清米酒,或者加一些别的醉人的酒”。《鲍威尔写本》另有一个药方值得特别注意:

取每份 1 akṣa 的三果药、靛青、青莲花,安缮那、长胡椒根、假杜鹃的叶子、阿周那榄仁树的皮和 *piṅḍāraka* (*Vangueria spinosa*) 的果子;以及瞻部树根熬的汁液、瞻部树根的泥土、白醴肠和铁粉。将诸药在毗醯勒的汁液中用文火慢慢地煮。在已经服用泻剂之后,此药可用作催嚏药。患者一个月内应只吃加芝麻油的菜肴,当他渴了,就可喝三果药泡的水,而且不管该药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水都是必需的(Bo. 2. 768b—773a)。^②

此方不仅使用了三果药,而且明确指出,患者可以喝三果药泡的水。从医学文本的记载来看,三果入药作浆在丝绸之路是不稀罕的。

(4) 龟兹寺院中的甜品饮料。勒·柯克(Von Le Coq)于克孜尔发掘的梵文残卷(大约写于 6、7 世纪之交)中,有龟兹寺院的斋僧通告,叙述了布施甜品(*madhurapradāna*),包括糖蜜、甘蔗、葡萄、冰糖等甜品,还有三辛药物。^③

(5) 阿魏酒。敦煌医方残卷 P. 3596 中有一个方子,用阿魏酒来治心痛。阿魏是外来药物,这种阿魏酒应该也是外来的。

此外,敦煌研究院藏卷及 P. 2629《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廿一日支纳诃梨勒胡酒壹瓮”,或据此认为敦煌有一种胡酒——“诃梨勒胡酒”。若细分析此语的结构,应该是支給缴纳诃梨勒的胡人一瓮酒,而不是支纳一瓮诃梨勒胡酒。施萍婷早就指出:“酒帐作‘纳诃梨勒胡’,正好说明交纳者为‘胡人’,而这一胡人可能就是波斯商人”。^④虽然尚不能确定敦煌有用诃梨勒酿制的胡酒,但可以想象,既然敦煌的波斯商人贩卖可用来造三勒浆原料之一的诃梨勒,那么三勒浆(或者制法)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也不是不可能的。

诃梨勒、毗醯勒、庵摩勒是中古时期印度最常用的三种果药,称作三果,既能入药,又能作浆。三果合用入药方,不仅在印度本土,而且在丝绸之路的胡方(吐火罗语、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等)与吐蕃的医籍(《月王药诊》、《四部医典》)中常见,而中原内地的医籍中却罕见三物合用的记载。诃梨勒在印度被归入神效之药系列,配有相应的神话,非寻常药可比。比丘道略集《杂譬喻经》“草木皆可为药喻”指出,诃梨勒“众病皆能治”,服者“病皆当差”。^⑤《鲍威尔写卷》第 2 卷《精髓集》中,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向医神双马童解释了诃梨勒的来历:“当大神因陀罗饮用甘露的时候,有一滴滴到了地上,从此,最好的药物——诃梨勒就生长出来了”。^⑥诃梨勒有七种,无害吉祥,有益健康,难怪对印度文化有精深理解的唐代求法高僧义净指出该药“无忌药中王”。可见即便是佛经中推崇的诃梨勒,实际上是受婆罗门教的信仰所加持的。

① Dieter Maue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Eine Sanskrit-Sogdische Bilingue in Brāhm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4, no. 3, 1991, pp. 486-495.

② 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 287 页。

③ 参见《季羨林全集》第 16 卷《西域佛教史》第 8 节,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第 249—250 页。又,季羨林:《对于新疆生产甘蔗和沙糖的一点补充》,《文史知识》1999 年第 11 期。

④ 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学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25 页。

⑤ T4, p. 529c.

⑥ 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 297 页。

传入中土之后，诃梨勒在中医本草著作中，被置于“木部下品”，较之印度，地位一落千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3引《录验方》云：“帝释六时服诃梨勒丸方……是名最上仙药。”此方还多少保留了几分诃梨勒原有的神奇风采。不过，诃梨勒也成为唐宋中医药谱中的常用药物，其药效从具足六味、能治众病缩小到主“理气治痢”等。敦煌医学卷子中有几种诃梨勒组方，^①诃梨勒还作汤饮入药，如医方残卷P.2662—2有“槟榔汤方：诃梨勒三颗 槟榔二枚 末空腹服之。”诃子饮也用于唐宋中医方书中。属于三果之一的诃梨勒（诃子）能在中医中占有一席之地，既能入药，又能作汤，是因为中医对该药的使用进行了改造。这样的改变涉及各个医学体系所关注的重点本身，由于关注点各不相同，造成对药物的使用范围与效果认知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从文化交流背景下去考察中外对诃梨勒使用的演变，就会发现同一味药物在不同的医学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效果，对该药药性的认识也不相同。

印度的诃梨勒向西方输送，传入波斯、阿拉伯地区，与毗醯勒、庵摩勒一起，合称三勒，成为常用药物。这三种药物主要用于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与古希腊、罗马医学的关系不大。从 Kauṭalya《政事论》（成书年代或谓在公元前4世纪，现存本编订不早于公元3世纪）的记载来看，印度用三果粉酿酒应该早于波斯，至少远早于接受波斯三勒浆的唐代。三果（三勒）制酒浆的方法不会只有一种，在不同时代，其流传途径应该是：（1）印度—波斯—中土；（2）印度—西域—中土；（3）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土。值得注意的是，三果分别传播于中土与波斯，但所接受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与接收者当地的医药文化形态有着重大关联。从上古起，波斯与印度文化的交流就比较密切，其语言（阿维斯塔语与梵语）与典籍（如《阿维斯塔》和吠陀本集）有一些相通之处，波斯医学（以及稍后的阿拉伯医学）比较容易接受和吸收印度医学的方药与观念，8世纪中期的大食长老就知道诃梨勒的性能是“此物人带，一切病消”。而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中医发展到汉魏六朝时期已经基本成熟，要吸收以婆罗门教为基础理念的印度医学有一定的困难，免不了有较多的选择与扬弃。在中土流传的是高仙芝佩戴诃梨勒而下痢的故事，而不是有关诃梨勒的印度神话。因此，三勒的用法与观念在波斯医学就要比在中土医学更容易被吸纳。唐代宫廷酿制三勒浆的方法，确实与波斯有密切的关系。就中、印、波三方而言，波斯具有印度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波斯在接受印度的三果浆之后，又以三勒浆的形式，将这一变化了的印度饮食习俗传播到中土。从唐代到元代，这种饮品在三地的传播过程，与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以及伊斯兰化以前的波斯宗教，乃至后来的伊斯兰教均有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不同宗教的护持下而进入民众的食谱。不过，波斯三勒浆传入唐朝以后，并未能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就不可能扎根于中土而世代传承，可以说，唐代三勒浆这类高端饮品之所以昙花一现，并不仅仅是受原料的限制，还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而如何理解文化传播中的差异与适应，对当今推动中国文化的外传也不无意义。

〔作者陈明，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辑：李红岩）

^① 李应存：《浅谈敦煌医学卷子中的诃梨勒组方》，《中医药通报》2005年第3期。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2年 第1期 (双月刊)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编辑：《历史研究》编辑部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泰达时代中心11-12层, 邮编: 100026)

编辑部: 010-85885414

发行: 010-85885198

E-mail: lxb_zzs@cass.org.cn

网上投稿: <http://ssic.cass.cn/guide/tougao.html>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信箱 邮编 10004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62903036

ISSN 0459-1909



刊号: ISSN 0459-1909
CN11-1213/K

本刊国内代号 2-77 国外代号 BM14 定价: 48.00